王文肅奏草四

十二合三十

X
20756
W15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六

請止開礦公疏

萬曆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四臣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

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

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

資

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
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
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間礦徒
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
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
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
之若開礦止於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
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
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
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遥
度而
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
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
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
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
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謹具

題以

聞

答傳諭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旨着鴻臚寺官催首輔入閣欽此臣等連日

在閣私議元輔輔政多年練達朝章明習

政體今時方多故正賴主持而屢疏乞休

久不入閣臣等資識寡昧殊覺辦理不前

茲蒙

皇上遣官傳諭仰見慎重樞機
眷倚股肱至意臣等謹遵
旨恭擬傳帖一道乞發下鴻臚寺官令其前去
宣諭趣令即出庶賛襄容勿共歛輔治之有人
而
皇上優禮元臣益見任賢之勿貳矣臣等不勝
幸甚謹具
題以
聞

傳帖諭申
朕念國家事重非卿碩望忠猷不能匡賛政
機主持朝論見今虜雖暫退邊臣不知作何
經營預防後患朕心方切隱憂卿豈可止顧
一身毀譽不出料理若朝廷信賢不專大臣
任事不勇是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今特
遣鴻臚寺官宣諭催卿即日進閣以示朕始
終信任至意卿宜仰體毋復再以浮言介懷
固求引避

答遼事公疏

本月　日

四臣　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諭說與臣等遼東塘報虜情緊急着兵部便

馬上差人傳與該撫按官用心防禦務保無

虞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封疆申嚴武備眞古帝王居安慮危

之盛心杜患防微之遠畧也臣等不勝欽

服顧惟邊情重大臣等口傳
天語似不若
皇上發旨禁中宣諭兵部於事體更爲嚴切而
人心知所惕厲臣等謹擬傳帖一道進
覽伏望
皇上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擬票皇親請
建儲公疏
四臣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有
皇親鄭國泰一本爲請早建
東宮一事臣等詳閱其疏情詞懇切計慮周
詳有南北諸臣疏中所未及者觀戚臣勸
請之忠謀可以窺

宮闈賛決之密議宜乎深契
聖衷亟蒙
發票其所關于
宗社大慶非淺淺也臣等不勝欽服不勝抃慰
葢先是道路之口妄傳
禁内隱情臣等聞之疑不敢信今國泰乃
皇貴妃親弟其言如此乃迫於大義激於公
論兼亦有愛
君憂
國之誠及内顧家族之計
皇上慨然從之一者可以白
皇貴妃之心事成
國戚之美名二者可以塞舉朝之公請快四
海之人望於
聖德既極其光美於事體尤甚爲妥貼而紛紛
揣摩覬覦之徒皆羞愧斂縮之不暇無復
有藉口要功妄言干譽者從此耳不煩於
聽聽目不厭於披覽

皇上豈不泰然上下相安天人協慶而永綏萬
萬年之福壽哉謹將國泰原疏擬票進
覽伏乞
亟賜施行臣等不勝踴躍企望之至

請
建儲公疏
十月十七日
四臣 謹
題近該兩京九卿科道官合辭懇請冊立
東宮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責其不能力賛大
計早定
國本臣等不勝慚愧竊惟臣等雖愚昧亦知
祖宗家法之至嚴長幼人倫之至重所以連年

或
面陳或揭奏或連名或專請每荷
皇上溫旨優荅未即舉行臣等方在企悚瞻望
之間而南北諸臣適有此奏可見人心之
所歸即
天意之所在而一家之私愛必不可以奪萬方
臣庶之公心一念之蓄疑必不可以淆萬
世帝王之大統此誠
皇上所宜早決臣等所宜力贊也且
皇長子方始生之時已
渙頒大詔明告四方窮鄉小民皆知我
皇上以宗祧社稷之重爲之崇隆其禮數弘霈
其恩澤矣今年至十齡久逾
皇上出閣之期而師友未親位號未定以先後
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反生疑恐訛言
日興非所以信
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而言則當斷而久不
斷恐窺伺滋起非所以固

大業也臣等職均輔理義切股肱區區愛
君憂
國之私不宜在衆人之後伏望
皇上早降明旨傳諭禮官擇日舉行以承
天意以安人心則不惟
聖德光於唐虞
宗社固於磐石而臣等與在謀議之末亦可以
徼榮名而免罪戾矣臣等不勝情迫詞危
引領俟
命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懇請
建儲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陳贊襄無狀懇欵未申乞
恩亟賜放歸以免誤國事臣錫爵夏秋一病已
不望活豈復望留乃茲尸居餘氣再點朝
班竊位素餐又將歲暮臣之所以不羞病
顏不恤病力而黽勉鞭策之下但念

皇上恩重如天地愛深如父子義不敢負情不
忍負而亦謂大馬愚忠或有可補闕遺佐
思慮之萬一也乃連日以來同宮某某相
繼杜門臣實代爲之領事文書票擬旣苦
於故事之生疎
德意奉行且撓於衆言之淆亂臣之無狀自知
審矣而目前更有
宗社第一安危之計
皇上第一未明之心使
禁庭果有韓琦李泌其人必能爲
主解紛爲
國定策而臣不能也則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夫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
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滿京委巷之流言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此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
者臣近從同官密進三揭不惟不見
允行且適奉
聖諭極詆諸臣爲悖逆爲離間爲求榮爲買直
夫此四罪者使
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於心信之於天而不
辨若以此加群臣則群臣有喙有耳者方
謂接本在臣擬
旨在臣臣不能封還
內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褫有餘辜萬死有
餘責而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大抵國家之事人君事事
可以獨斷惟册立慶典則前代皆以天子
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
皇上以故事謙讓爲言則無不可若謂必當自

處而外廷有請即謂之無君無父心懷悖
逆然則漢文即位之元年而羣臣首以建
儲請豈非不祥之甚悖逆之尤者哉而文
帝從之如響其後享國最長由此觀之建
儲何妨於
聖德抑何利於群臣之身家也且
聖諭又謂子不望於君父之言而私結人心以
言激君父夫
元子年未十齡便防其私結人心則自此日
長月壯群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
求册建再議出閣此豈君臣父子之間所
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萬世依阿誤
國之名哉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
心也
皇上臨御以來何一日不言謹天戒何一日不
言守
祖法今忽以天所寄命萬萬人之公心謂之歸

過而不忠以
祖宗傳序萬萬年之定典謂之不祥而當諱苦
哉臣錫爵自此目不能收淚口不能下食
矣百官至衆百姓至愚至衆之口不可以
一人禦至愚之心不可以獨見曉今
皇上即自謂心無搖亂
皇貴妃密有贊言此暗室無影之事臣等奉
何憑據曉喻外廷而天下亦豈有因此遂
解疑息囂之理臣適又聞外間喧傳
中宮有疾嫌疑之間甚而以小人極曖昧之
心窺
皇上臣竊痛之且世俗澆漓人情但有節外尋
枝誰能暗中揭日臣以小膽病怯之人猥
受
皇上赤心肺腑之託而聞此竊竊洶洶之語欲
言則口軟欲默則心傷安得不戰汗股慄
而欲逃也即今邊境驛騷羽書輻輳臣不
爲憂

朝堂聚訟煩言詆訶臣不爲辱臣之所憂者
主德不光
宗社不安而外寧且有內憂也所辱者言不見
信忠不見明而人非兼有
上責也且即使
上未必責臣而倍恩於臣則愈使臣倍受責於
天下臣之憂與辱顧方大耳方今英賢滿
朝遺逸滿野
皇上倘欲求逢迎遷就之術則不必留臣倘必
欲留臣則臣方寸惟有此一腔血目中惟
宣諭有此一行淚知其必不當
上心而持
國是無疑也伏惟
皇上念臣宿疾之難支憫臣報恩之無地
特准骸骨還鄉然後從容察臣母子强留之身
欲以誰報旦暮且朽之骨欲以誰攀斷然
行臣之言使
國本永安人心大定則臣雖去而亦榮矣臣

不勝忠愛激切昧死乞
憐之至

謝
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效忠初悃以祈
哀察事本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朕倚任閣臣賛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一
德相成頃者西陲不寧煩嘵沸起一切妄言

朕悉置不省昨已從首輔所奏命廷臣會議
軍國大計正須卿等主持至若册建元儲倫
序以定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
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但知潔身其如
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寺官宣諭卿等尚念股
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爲國留亟出任事
勿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卿楊宗仲
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讀臣當于香案前叩頭
謝
恩訖伏念臣錫爵奄奄餘命耿耿赤忠
受
天地父母之恩而力不能酬懷
宗廟社稷之慮而詞不能達
皇上不加嚴譴反霈然降
自中之旨辱與首臣同日並宣臣感極涕零慙
深汗浹理當即日勉强進閣以慰
聖懷但臣之奏未下臣之言未行
皇上勉留雖切而臣終不可一日安於其位蓋

七月以前臣之乞歸爲臣病也

皇上因邊患而留臣則臣有分憂之義不敢不

扶病而出不忍不扶病而出今者臣之求

去爲臣之微忠不能感動而使天下疑

皇上

皇上疑羣臣故以必去之身自明輔理贊襄之

無狀耳

皇上如以臣果有一毫爲身爲家之心則當治

臣之欺明臣之罪豈可混冒

宣諭非常之寵如以臣果無一毫爲身爲家之

心即當追還

嚴旨早定大計

宣諭之榮顧豈如言聽計從之尤榮也臣奉

宣諭而出顧豈如奉

俞旨而出之爲無愧也且臣乞休雖同二臣而

事體各別一者見中外危疑臣憂而求去

二者見

雷霆震怒臣懼而求去若

宗社安則臣亦安矣
天顏喜則臣亦喜矣豈必要
宣諭而後出哉不然倫序言之又言時日待之
又待恐天下不復信
詔旨而信風聞不復藍臣等之榮而哀臣等之
苦臣愁兼病劇辱與寵并雖欲遵
諭勉出而不能矣臣不勝感
恩涕泣至苦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并陳效忠初悃以

聞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言
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付朕
眷懷吏部知道又奉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
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
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卿
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惑

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衛要
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
着二次輔亟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
辭至於册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
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册立出
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之

請發
留中章奏公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首臣申時行乞休本臣等詳其詞雖稱病
而意實爲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吏部
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之疏未發不得
不以病求去除守誠本見有揭帖送閣已

經時行疏請九卿會議外其應秋時鼎本
未見以理度之必亦乘
召對籌邊一事揣摩
上意以爲不信時行巧據中傷欲其必去而
皇上所以留之未發者蓋陰察時行之忠洞知
言者之妄而一切付之不理謂可以安危
疑而定紛亂也然以臣等愚見言之天下
只有一理理在言官則大臣自當虛心引
罪不可爲之曲諱理在大臣則
明旨亦當分別是非雖謗書盈篋流言三至不
妨使天下共知而共辨之若惡其言而遂
削其迹知彼之妄而不明此之忠則我
皇上任賢勿二之心可以自諒矣而遠聽之人
安知不有謂
上意已動虛遮體面者乎又安知不有謂臣等
從中蒙蔽屏不
上聞者乎臣等竊觀時行本以避權招侮秉公
見忌天理人心自難泯沒至于近日紛紛

乃專爲籌邊爭勝是非利害尤甚瞭然聞
其疏中亦頗規及臣某某士大夫如此識
見如此心腸則臣方願與時行同去不敢
避黨名而誤
國是也緣三疏尚在
御前而時行乞休之疏已至累上臣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不敢擅便票擬謹用封進伏望
皇上念首臣心跡之當明思國論是非之當定
一併將原本
發下裁示施行臣等不勝企悚俟
命之至謹具
題以 三十日
聞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喜承
天語瀝悃恭荅以畢愚忠事該臣昨於謝
恩疏中并陳求去初悃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

其疏中亦頗規及臣其某士大夫如此誠
見如此心腸則臣方願與時行同去不敢
避黨名而誤
國是也緣三疏尚在
聞前而時行乞休之疏已至累上臣等未知
聖意所在不敢擅便票擬謹用封進伏望
命之至翰具心跡之當明思國論是非之當定
幾不煩示教以正善惡不勝企禱

申請
冊立豫教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喜承
天語瀝悃恭荅以畢愚忠事該臣昨於謝
恩疏中并陳求去初悃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
言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副

朕眷懷吏部知道隨同官某傳到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
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
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
惑非以詆毁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
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摇亂卿等豈可自生疑
惑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
要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
意着二次輔亟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
陳辭至於册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
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册立
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之
欽此臣智不周於時務忠不效於國謀前
日所奏事情不復避嫌疑忌諱者葢身居
肺腑之地知
皇上必無過差之舉動乃連日候
覿面之言知
皇上必無理外之猜疑耳熟

旨未下正在彷徨忽捧
荅詞載聆
傳諭煦煦慰藉之誠諄諄告戒之切臣乃三復
大喜稽首而歎曰聖哉
皇上眞知臣忠矣又歎曰誤哉羣臣眞不知
皇上之心矣又嘆曰幸哉愚臣此時不思圖報
待何時矣夫君臣之間喜則當使與天下
皆喜信則當使與天下皆信今
皇上獨喜信臣臣亦獨喜見信而天下之人心
未知何如也
皇上諭臣何所疑懼臣何恃而能遂不疑遂不
懼哉夫木石期於成器果蓏期於結實此
則可不論早晚若
皇子早定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早教一日
則
聖學早成一日
皇上即今典籍博通文詞渙發非
皇考昔年早

建儲位就傅讀書之明效乎此何事而早晚可
不論也此臣之爲
宗社安危疑且懼者一人臣雖至不肖誰肯受
離間悖逆私結
皇子之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以爲
聖心非有欲諱之事何苦禁人以難受之名且
升儲吉典
訓儲順事言者請而非諫勸而非阻何嫌何

疑而煩
盛怒也此臣之爲君臣不安疑且懼者二牝雞
晨鳴爲女寵亂政之譬若
皇貴妃能超然洞古今之烱戒進安危之苦
言守
祖宗之家法決
宗社之大計乃脫簪永巷之賢妃
皇上牝雞之喻在此而中外之疑又在彼是兩
寃也可不亟爲之暴白哉此臣之爲

宮闈曖昧疑且懼者三倫序已定
諭旨何嘗不明此
皇上五年前言之且期少待三年今三年加二
而又期少待過十歲也則
皇上誠實之心終何以自白於天下此臣之爲
詔令不信疑且懼者四臣愚戇受
知萬恩未報若
溫旨中言無不行四字則臣之得此於二
皇上也可以了此一生而一生之言惟此爲報

國第一義致
主第一籌
皇上但行臣之此言勝行臣之萬言而今刻期
尚遠則臣且安見言之必行也此臣之自
爲疑且懼者五今兩次
聖諭俱已宣傳臣亦且借此抵塞衆口但
皇上既以誠實待臣臣敢不以誠實報
上所有前項此心之所不安天下之所未信者
終不忍虛爲順承之詞以貽後悔蓋

冊立
豫教二事並爲緊要而就中
豫教最易處又最宜急處若教子而待過十
齡何以言豫也
豫教而付之宮中阿保之手又何以言教也
此庶民之愛其子所不忍爲而況有
宗廟社稷之慮者乎必不得已請先將今
豫教一事刻定期日斷於明春舉行庶人心
少安流議可息臣不勝惓惓至於大馬病
身於
國家乃毫毛秭米何足重輕而敢以去留要
挾惟是
皇上初旨本以邊事留臣今邊事稍閒臣宜去
臣初心本以圖報强留今圖報之言盡於
今日臣宜去在廷責望於臣本爲能贊襄
大計今贊襄未成責望愈重臣宜去且
皇上既許行臣言則臣與諸臣中更當分外避
榮以免求榮之嫌分外逃名以免沽名之

嫌此實大臣之義非要挾也
嚴旨方下臣且未敢以私情瀆陳惟望
皇上察臣乞休在前言事在後
特旨放臣以明臣心臣尤幸矣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覽卿奏具悉忠懇已有諭了宜遵屢旨即出輔
理吏部知道又奉
聖諭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
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於長幼之序豈
有搖亂內雖皇貴妃之嘗言以定名分以免
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
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
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
文武自十四年至於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
之不聒激者益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
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於此時欲激

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
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買直圖報之逆志
耳其安心甚遠立意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
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
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
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
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
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於所陳
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
於上要直於身耳非有別故至於鄭國泰之
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
我朝戚臣未敢有言於國政者而國泰出位
妄奏甚非禮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
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
心贊襄協猷共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
事虛文塞責之託

宣定典禮以安中外之心臣不勝伏地怔營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而補過敢辭爲
國以捐軀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見朝行禮畢隨進閣供事不敢偷安
惟是
聖體在調臣一時阻奉
威顏倍切瞻戀謹具
題代叩以
聞

乘間乞歸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遇
上安下悅千載一時乞
容病臣乘間歸休以終
恩眷事該臣昨以邊事小間謀再申乞骸初請
調理病身會
建儲議興臣以攝事閣中無所逃責因復扶
病先陳

宗社安危之計而後及一身進退之私非敢有
所要挾也已而
天聽遄回
宸綸屢降示以必行之信申以隔歲之期而臣
之願諧矣使臣而果有要挾也將以何求
使臣而果無要挾也則臣前疏固云言行
愈於身留
俞旨榮於
宣諭令

國計大定
上安下悅臣不以此時乘間乞其不肖之身又
將以何待哉他人言病或有詐託若臣則
尫羸見骨虛脫成痼
皇上已備悉其連年洒血籲天之誠而臣果何
託也臣他日言病或嫌避難若今日則
朝廷無一事天下無一言所憂止東西二虜
亦且絡繹遠塞臣經營鎮定之規幸成左
券而臣又何避也蓋臣居常自矢惟有不